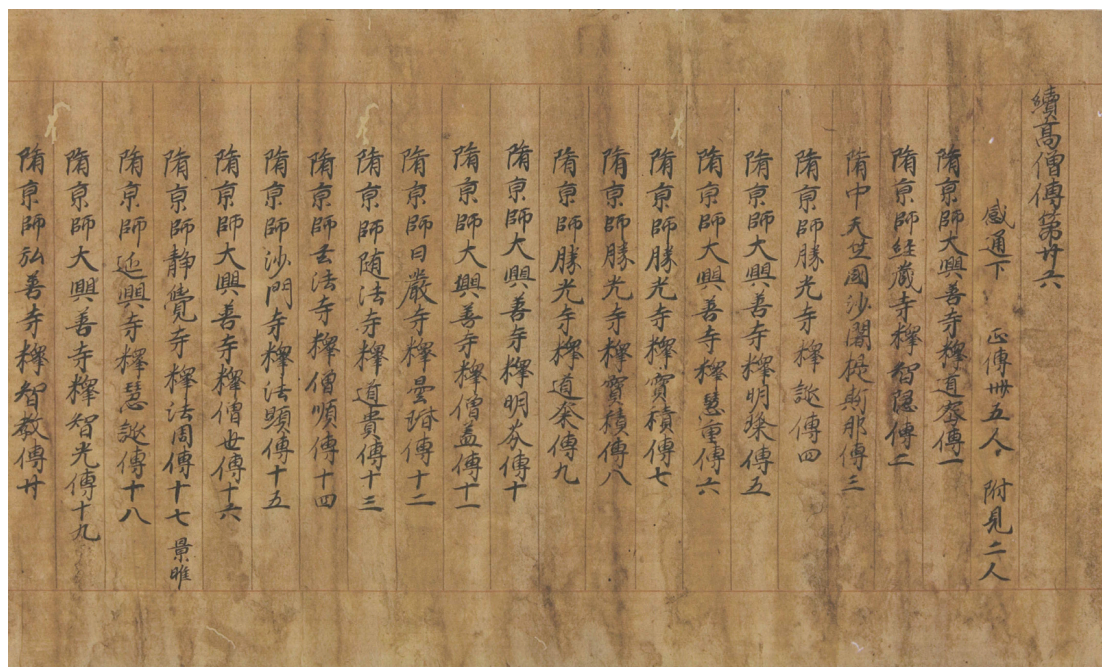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九）

〈釋道密傳〉、〈釋智隱傳〉、〈闍提斯那傳〉



七寺藏《續高僧傳》卷二六

《續高僧傳》研讀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39 期 2022.12

《釋道密傳》 主譯者：許凱翔

譯注範圍：卷 28，感通下・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譯注底本：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2016 年重印版），頁 1083-1085

隋京師大興善寺釋道密傳一

○原文一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1〉人。初投耶舍三藏〈2〉師習方藝〈3〉，又從鄴下〈4〉博聽大乘〈5〉，神思〈6〉既開，理致〈7〉通行。至於西梵〈8〉文言，繼迹前列〈9〉，異術勝能，聞諸齊世。隋運興法，翻譯爲初〈10〉，勅召入京，住大興善寺〈11〉。師資道成〈12〉，復弘梵語。因循法本〈13〉，留意傳持〈14〉。

●譯文一

釋道密，姓周氏，相州人。起初向耶舍三藏學習方術，又跟隨到鄴城廣泛聽受大乘學說，靈感思維已經開啓，能通貫大乘佛教的義理情致。他的梵文語文俱通，得以接續前賢翻譯之業，神異方術與優越能力，聞名於北齊。隋代振興佛法，以翻譯佛典作爲開端，下敕召喚道密入大興城，駐錫於大興善寺。透過師徒之間傳授，而使教學有成，再次發揚梵語。道密翻譯沿襲梵文經文，用心傳承梵文真義。

【注釋】

- 〈1〉 相州：參郭珮君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三）〈釋道豐傳〉〉，頁 150，注 1。
- 〈2〉 耶舍三藏：耶舍，【七】【興】「邪合」。耶舍三藏全名那連提黎耶舍（490-589），北天竺烏場國人，其事跡見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二〈譯經篇二・那連提黎耶舍傳〉，頁 33-36。北齊鄴都天平寺爲其譯場，參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頁 401。此外，耶舍三藏所譯《德護長者經》添加關於「月光童子」之讖語，預言隋代爲佛法末世之大國王，證明隋之天命。康樂認爲此即轉輪王觀念傳入中國後，受傳統政治思想與大乘佛教影響，形成「轉輪王即佛」的新觀念。參康樂，〈天子與轉輪王——中國中古「王權觀」演變的一些個案〉，頁 206-208。
- 〈3〉 方藝：義近所謂方術。《續高僧傳》卷一四〈義解篇十・釋道基傳附寶暹傳〉：「暹神志包摠，高岸倫儔，談論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肩，莫有淪溺。」（頁 476）方術在東漢以降被認爲是融合道家、陰陽家、數

術（天文、五行、蓍龜、雜占）、方伎（醫、房中、神仙）、巫術咒法等內容的技術，且被視為道術。施行道術者則被稱為道士。僧人中擅長這類道術者，也被稱為道士或道人。參酒井忠夫、福井文雅，〈什麼是道教〉，頁 15-20。

- 〈4〉 鄴下：參郭珮君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三）〈釋道豐傳〉，頁 151，注 6。
- 〈5〉 大乘：指大乘經論，此處指廣泛聽聞大乘經論。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介整理，《高僧傳》卷二〈譯經中·鳩摩羅什〉：「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頁 48）
- 〈6〉 神思：靈感與想像思維。梁·劉勰著，詹鍈義證，《文心雕龍義證》卷六〈神思第二十六〉，頁 973-975。
- 〈7〉 理致：義理情致。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卷四〈文章第九〉，頁 249。
- 〈8〉 西梵：指印度，相對於中國的東華而言。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六〇〈呪術篇第六十八·述意部第一〉：「然陀羅尼者，西梵天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T53n2122_060：0734c22-23）
- 〈9〉 列：【再】「烈」。
- 〈10〉 關於隋代譯場的發展，參張弓，《漢唐佛寺文化史》，頁 403-404。
- 〈11〉 大興善寺：寺，【七】【興】【初】【再】【趙】一。《續高僧傳》卷二〈譯經篇二·那連提黎耶舍傳〉：「（開皇）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頁 35）大興善寺位於長安城南靖善坊，佔一坊之地，鄰近朱雀大街，現今則為西安市大興善寺公園。該寺在西晉原為遵善寺，隋文帝開皇二年（582）下敕改建，作為隋營建新都的工程之一，成為隋代國家寺院。此外，該寺也同時是密教在中國的發源地與國家譯經館。神龍中至景雲年間（706-710），韋后（?-710）追贈其父為酈國公，而將大興善寺改名為酈國寺，但景雲元年（710）即恢復原名。見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卷二，頁 52。大興善寺約佔靖善坊一坊之地，靖善坊面積則約為 261,082 平方公尺，因此該寺被認為是長安城內面積最大的寺院。參孫昌武，〈唐長安佛寺考〉，頁 19。
- 〈12〉 師資道成：透過師徒之間的傳授，而使學習有成。唐·栖復集，《法華經玄贊要集》卷七：「能為師所聽為資，資順於師，師順於資，既若相順，則師資道成矣。」（X34n0638_007：0316b03-04）
- 〈13〉 法本：指梵文經文。《續高僧傳》卷二〈譯經篇二·闍那崛多傳〉：「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頁 39）

〈14〉 傳持：流傳護持。《續高僧傳》卷八〈義解篇四・釋寶象傳〉：「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頁269）

○原文二

會仁壽塔興〈15〉，銓衡德望，尋下勅召送舍利〈16〉于〈17〉同州〈18〉大興國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處本基般若尼寺也。〈19〉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於〈20〉此寺中，于時赤光照室，流溢外戶，紫氣滿庭，狀如樓閣〈21〉，色染人衣，內外驚禁。嫡母〈22〉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因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蒲坂〈23〉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其墮井，見在佛屋〈24〉，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25〉。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26〉曰：「兒天〈27〉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28〉，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此兒來處異倫〈29〉，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30〉，內通小門，以兒委尼，不敢名問。後皇妣〈31〉來抱，忽見化而爲龍〈32〉，驚惶〈33〉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34〉」而尼沉靜寡言，時道成敗吉凶，莫不符驗。

●譯文二

適逢仁壽年間興建舍利塔，衡量品德聲望，不久下敕徵召道密護送舍利至同州大興國寺，該寺即文帝出生之地，該地本爲般若尼寺之寺基。文帝在西魏大統七年（541）六月十三日生於該寺，出生時紅光照耀室內，溢出門外，紫氣則充滿庭院，其形狀有如樓閣，色彩沾染人們的衣服，房屋內外人們驚異到無法出聲。乳母因當時炎熱，靠近爲文帝扇風，文帝因寒冷幾乎氣絕，痛苦至無法啼哭。有位神尼名叫智仙，爲河東郡蒲坂劉氏之女，年少時出家，有恪守戒律的操行。某次和尚找不到智仙，擔心她掉入井裡，後見其在佛堂，莊嚴坐定。智仙時年七歲，於是以坐禪觀想爲志業。至文帝誕生之日，智仙無故前來，向太祖說：「這孩子受天上的佛保佑，不必擔心。」智仙於是爲文帝取名那羅延，意思如同金剛力士般不可毀壞。智仙又說：「這孩子來處不凡，俗世人家污穢混雜，應由我來撫養。」太祖因此分出私宅改建尼寺，宅與寺有小門互通，將文帝委託智仙，不敢過問。後來皇妣呂氏來到尼寺抱起文帝，忽見文帝變化成龍，驚嚇地跌落地上。智仙說：「爲何亂碰我的孩子，導致他較晚取得天下。」等到文帝七歲時，智仙告訴他說：「你將有大功業，從東國發展起來。佛法將受到毀壞，再由你加以振興。」智仙沈默少言，預測成敗吉凶，無不應驗。

【注釋】

〈15〉 仁壽塔興：仁壽爲隋文帝最後一個年號，使用期間爲601-604年。隋文帝以政治力量將佛教傳播到全國各地。他曾先後於仁壽元年（601）、二年（602）、四

年（604）三度在全國設置舍利塔，下令在同日、同時辰將舍利埋入塔基地宮，並舉行齋會為皇帝、臣民祈福。道密此次護送舍利，即在仁壽元年。這類興佛措施，一者源自文帝生長於佛寺的背景，一者出自他師法阿育王做轉輪聖王的意圖。參劉淑芬，〈中國歷史上的舍利信仰〉，頁321-322。關於仁壽年間設塔，學界有不少討論。多數學者認為文帝設塔行動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但對王法與佛法是否因設塔而結合，亦即是否以佛教為治國理念，則仍存在爭議。李志鴻利用舍利塔銘等材料，指出隋文帝透過設塔將皇帝與人民連結成一義邑之整體，皇帝身兼世俗君主與佛教事務領導人的角色。前述研究回顧及李志鴻之論，可參李志鴻，〈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頁105-126。

- 〈16〉 舍利：又稱舍利羅，原指火葬後的遺骨。釋迦牟尼滅度後，信眾對其遺骨進行膜拜，形成所謂舍利信仰。塔則是為了安置舍利而建，一般稱為舍利塔。在早期佛教無像時流行崇拜舍利與佛塔，以旋塔禮拜為功德。參劉淑芬，〈中國歷史上的舍利信仰〉，頁318。
- 〈17〉 于：【七】【興】「子」，【宋】【磧】「干」，【郭】據【再】【趙】校改，可從。
- 〈18〉 同州：同州在北魏時為華州，與馮翊郡並置。西魏改名同州，隋初廢郡，煬帝時廢州而復立馮翊郡，唐代又置同州。唐·杜佑撰，王文錦點校，《通典》卷一七三，〈州郡三·古雍州上·馮翊郡〉，頁4514。《隋書》卷一〈高祖紀上〉：「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
- 〈19〉 大興國寺：唐·法琳，《辯正論》卷三〈十代奉佛上篇第三〉：「高祖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癸丑，生于同州般若尼寺神尼之房。……仍為神尼護持保養，及登大位爰憶舊居，開皇四年奉為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以般若故基造大興國寺焉。」（T52n2110_003：508c18-27）樊波指出大興國寺本為楊忠宅邸一部分所改造的尼寺，性質近似家寺，文帝登基後改名大興國寺。在此背景下，該寺自然成為文帝指定奉送舍利之所。參樊波，〈同州大興國寺沿革考〉，頁108-109。
- 〈20〉 於：【七】一。
- 〈21〉 闕：【興】【初】【再】【趙】「闕」。
- 〈22〉 嬭母：乳母。魏晉南北朝的皇室與貴族家庭，常見選用乳母協助照顧新生兒的情形。參李貞德，《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頁205-246。王邵《隋祖起居注》則記載為「帝母」。見《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引《隋祖起居注》（參校文獻一）。

- 〈23〉 河東蒲坂：指河東郡河東縣，今中國山西省永濟市。《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冀州·河東郡〉：「河東，舊曰蒲坂縣，置河東郡。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析置河東縣。大業初置河東郡，併蒲坂入。」《通典》卷一七九〈州郡九·古冀州下·河東郡〉：「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於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爲防。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媯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
- 〈24〉 佛屋：供奉佛像之房屋，即佛堂。《晉書》卷三二〈后妃傳下·康獻褚皇后〉：「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
- 〈25〉 業：【七】「葉」。
- 〈26〉 太祖：指隋文帝之父楊忠（507-568），其事蹟見《周書》卷一九〈楊忠傳〉。
- 〈27〉 天：【初】「大」。
- 〈28〉 那羅延：《北史》卷一一〈隋高祖文帝紀〉云：「隋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那羅延指如金剛般不可壞。參劉威，《中古王權與佛教》，頁157。
- 〈29〉 異倫：不一樣。王勃〈春思賦〉云：「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見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卷一，頁13。
- 〈30〉 割宅爲寺：將莊宅布施供作寺院。參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頁466-468。
- 〈31〉 皇妣：指隋文帝母呂氏，字苦桃。開皇元年（581），文帝受禪時追尊爲元明皇后。《隋書》卷一〈高祖紀上〉；卷七九〈外戚傳·高祖外家呂氏〉。
- 〈32〉 龍：應指中國本土有鱗、爪，居住於水域的靈獸，而非印度佛教中的大蛇那伽（Naga）。那伽一詞在中國被譯爲龍後，與中國本土的龍結合，形成龍王龍女的形象。參季羨林，〈印度文學在中國〉，頁179；閻雲翔，〈論印度那伽故事對中國龍王龍女故事的影響〉，頁373-415。
- 〈33〉 惶：【七】【興】【初】【再】【趙】「遑」。惶、遑二字可以通同。
- 〈34〉 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指隋文帝將崛起於山東地區，佛教將因北周武帝（543-578, 560-578 在位）毀佛而衰落，再由楊堅加以恢復。姜望來指出此讖言爲文帝受周禪提供依據，顯示其受佛教徒與山東地區勢力的支持。此讖言以文帝興於山東，以及智仙出身山東等線索，突顯楊隋與山東地區的淵源。參姜望來，《謠讖與北朝政治研究》，頁168-193。

○原文三

初在寺養帝，年至〈35〉十三方始還家，積三十〈36〉餘歲，略不出門。及周滅二教〈37〉，尼隱皇家，內著法衣，戒行不改。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38〉，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39〉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40〉，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41〉從道人裏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王劭〈42〉爲尼作傳。其龍潛所經四十〈43〉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因改般若爲其一焉。仁壽元年，帝及后宮〈44〉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鎚〈45〉試之，宛然無損，遂散於州〈46〉郡〈47〉。前後建塔百有餘所，隨有塔下皆圖神尼，多有靈〈48〉相。

●譯文三

智仙起初在尼寺撫養文帝，至文帝十三歲時才讓他返家，自身三十餘年皆不出門。至北周武帝詔毀佛道，智仙隱身楊家，將法衣穿在外衣之內，不改持戒。文帝後果從山東地區入朝成爲天子，重新振興佛法，皆如智仙所預言。待即位後，文帝每每在群臣面前，追念阿闍梨（智仙），成爲其經常談論的內容。文帝又云：「我因佛法而崛起，而本身愛吃麻豆，前生應是從僧人轉世而來。由於小時候住在寺中，至今喜歡聽到鐘聲。」於是命史官王劭爲智仙作傳。文帝登位前經過的四十五州，皆同時設立大興國寺，便更改般若尼寺爲諸州大興善寺之一。仁壽元年（601），文帝與皇后同時感獲舍利，全都放出光芒，在砧板上用鎚子測試舍利，彷彿沒有損傷，於是將舍利發散至各州郡。前後建立百餘座舍利塔，各座塔下皆繪有智仙畫像，多有靈驗之相。

【注釋】

〈35〉 至：【興】【初】【再】【趙】【宮】一。

〈36〉 三十：【七】「卅」，【興】「冊」，【初】【宮】【宋】「四十」。

〈37〉 周滅二教：此指北周武帝（560-578）禁毀佛道二教之行動。《周書》卷五〈武帝紀上〉：「（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38〉 自山東入爲天子：參本傳注 34。隋唐時期的山東，大多是指太行山以東，黃河以北的河北道地區。隋唐山東士族仍常以郡望家世標榜，有時爲強調其悠久的歷史傳統，會將秦漢時期以崑山以東爲山東的觀念加諸於自身的言語、論述之中。參張榮芳，〈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

〈39〉 位：【興】【初】【再】【趙】【宮】「祚」。

〈40〉 阿闍梨：指僧人的導師與模範。參廖宜方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道仙傳〉〉，頁 182，注 62。

- 〈41〉 以：【七】【興】【初】「似」。
- 〈42〉 史官王劭：劭，【七】「幻」。王劭在文帝受禪時任著作佐郎，後因母憂去職，期間在家私撰北齊書，因違反私撰史書禁令而被內史侍郎李元操上奏舉發，書則被朝廷沒收。文帝閱覽其著而大悅，便改任王劭為員外散騎侍郎，參與起居注的修撰。王劭後又因上奏祥瑞而拜著作郎，其後屢以祥瑞取悅文帝，但在煬帝朝以此求媚不成，反被遷為秘書少監，後卒於任上。王劭典國史期間，撰有《隋書》八十卷，該書為記言體的雜史。他另撰編年體的《齊誌》與紀傳體的《齊書》，以及採集經史謬誤的《讀書記》。但除《讀書記》以精博著稱外，其餘著作評價不高。見《隋書》卷六九〈王劭傳〉。由於隋代禁止民間私撰國史，因此隋代的當代著述皆以官方資料為主，集中於地理方志、雜史雜傳與典章制度。其中，雜史雜傳內容多迎合文帝以祥瑞證明政權合法性的需求。參張榮芳，〈唐代的隋史著述及其對隋的評論〉，頁 416-422。
- 〈43〉 四十：【七】【興】「冊」。
- 〈44〉 宮：【七】【興】「雲」。
- 〈45〉 鎚：【七】【興】【初】【再】【趙】「碓」。
- 〈46〉 州：【七】【興】「洲」。
- 〈47〉 郡：【初】【再】【趙】「部」。
- 〈48〉 靈：【七】【興】「雲」。

○原文四

故其銘云：「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49〉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50〉三寶福祐，為蒼生君父〈51〉，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52〉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為弟子，法界〈53〉幽顯〈54〉，三塗八難〈55〉，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為諸眾生發露〈56〉懺悔。」文多不載。〈57〉密以洽聞〈58〉之譽，送此寺中。初下塔

●譯文四

故舍利塔銘云：「維年月，受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楊堅，尊敬地向十方的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所有佛、法、僧陳述，弟子承蒙三寶保佑，成為百姓君父，希望與庶民共同建立斷絕煩惱、成就涅槃的世界。現今特意分布舍利，在諸州供養，希望能使世人皆修善業，同登殊妙之結果。又為弟子，所有世界與陰陽，在三途八難受苦者，懺悔修行，奉請十方世界現在的佛、法、僧三寶，願起慈悲心，受弟子等人所請，降臨前往法會，證明弟子為所有眾生顯露過失而懺悔。」舍利銘文過長，（道宣）此處不再記載。道密因其博學多聞的聲譽，護送舍利到此（同州大興國）寺中。舍利起初放入

時，一院之內光明充塞，黃白相間，兼赤斑氣，玄〈59〉繞〈60〉朗徹〈61〉，久而乃滅。道俗內外，咸同一見。寺有四門，門〈62〉立一碑，殿塔廊廡及以生地，莊嚴綺麗，晃發〈63〉城邑。

塔下地宮時，一院內充滿光明，黃光與白光相間，又見紅色或雜色之氣，迴旋環繞，明淨通徹，很久才熄滅。僧俗內外之人，都一同見證。寺院有四道門，每門刻立一碑，殿、塔、走廊、廂房及文帝出生之地，莊嚴美麗，照耀煥發城鎮。

【注釋】

〈49〉 敬：【初】「𡇗」，【再】「𡇗」。

〈50〉 蒙：【七】一。

〈51〉 父：【七】「又」。

〈52〉 州：【七】【興】「洲」。

〈53〉 界：【興】「界」。

〈54〉 幽顯：指陰陽。參曾堯民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七）〈釋慧偏傳〉〉，頁137-138，注9。

〈55〉 三塗八難：指犯惡業後承受苦難的衆生。三塗指火塗、刀塗、血塗，即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五〈賢首品第十二〉（T36n1736_035：0268a17-25）。八難指無緣遇到佛，或因本身障礙或所處地方影響而無法聽聞正法。八難分別為地獄難、餓鬼難、畜生難、長壽天難、邊地難、盲聾瘡癰難、世智辯聰難、生在佛前佛後難。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二七〈自慶畢故止新門第二十一〉（T52n2103_027：0316b3-9）。「法界幽顯、三途八難」應可衍伸為所有世界，法界幽顯應為所有世界的生者、死者，「仍為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是為弟子、所有世界的生者死者、落於三塗八難者。隋·王劭，〈舍利感應記〉：「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塗八難，懺悔行道。」見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佛德篇第三之三〉（T52n2103_017：0214a14-16）。

〈56〉 發露：參林聖智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五）〈釋慧雲傳〉〉，頁166，注15。

〈57〉 向達指出道密傳所載仁壽舍利塔下銘文，與今存者差異甚大。參向達，〈攝山佛教石刻補記〉，頁476-478。

〈58〉 洽聞：博學多聞。《漢書》卷三六〈劉歆傳〉：「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

- 〈59〉 玄：【七】【興】【初】【再】【趙】【宮】【宋】【磧】「旋」。
- 〈60〉 繞：【七】【興】【初】【再】【趙】【宮】【宋】【磧】「遶」。
- 〈61〉 朗徹：明淨。東晉·湛方生，〈諸人共講《老子》詩〉：「鑒之誠水鏡，塵穢皆朗徹。」見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卷一五，頁945。
- 〈62〉 門：【七】「間」。
- 〈63〉 晃發：光芒照耀煥發。《續高僧傳》卷二二〈明律上·釋洪遵傳〉：「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晃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慶悅。」（頁840）

○原文五


仁壽之末〈64〉，又勅送于鄂州〈65〉黃鵠山〈66〉晉安寺〈67〉。掘基至水，獲金像〈68〉一軀〈69〉，高尺許，儀制特異。正下塔時，野鳥群飛〈70〉，旋遶塔上，事了便散。又見金花三〈71〉枚騰空久之，下沒基內。又放螢〈72〉光，後遂廣大，遶塔三匝。寺本高顯〈73〉，素無泉水，須〈74〉便〈75〉下汲，一夕之間，去塔五步飛泉〈76〉自涌，有同浪井〈77〉。廣如王〈78〉劭所紀。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79〉，上林園〈80〉中置翻經館〈81〉，因〈82〉以傳譯，遂卒於彼。所出諸經如費氏《錄》〈83〉。

●譯文五

仁壽末年，又下敕護送舍利至鄂州黃鵠山晉安寺。挖地基至水脈時，獲得黃金佛像一軀，高約一尺多，儀態形制奇特異常。正當下塔時，野鳥群聚飛翔，在塔上迴旋繞圈，下塔後便散去。又顯現三枚金花升到空中許久，往下沒入地基內。又放出螢光，光芒逐漸擴大，環繞舍利塔三圈。晉安寺本來位處高地，一向沒有泉水，需要用水時得下山汲水，一夜之間，距塔五步之處有噴泉湧出，有如自然生成的井之祥瑞。更多的（描述）有如王劭所記。至大業初，道密隨著煬帝搬到洛陽，煬帝在上林園中設置翻經館，因而從事翻譯，就逝於該處。道密譯出的諸部佛經有如費長房《三寶錄》所載。

【注釋】

- 〈64〉 此次應在仁壽四年，為隋文帝第三次造舍利塔。
- 〈65〉 鄂州：鄂，【七】「鄂」，【興】「鄂」，【初】【再】【趙】「鄭」。鄂州，春秋戰國皆屬楚國，秦設南郡，漢設江夏郡，吳分割江夏郡而改置武昌郡，晉宋則江夏、武昌並立，宋分置郢州，梁改置北新州。隋文帝開皇九年（589）改郢州設鄂州，治江夏縣（今湖北武漢）。煬帝初廢州而改設江夏郡。唐武德四年（621）復為鄂州。見《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古荊州·江夏郡、鄂州〉，頁4871-4872；《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

- 〈66〉 黃鵠山：應指黃鶴山，山在鄂州江夏縣。《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十三·古荊州·江夏郡〉，頁4872。
- 〈67〉 晉安寺最晚於南朝梁即已存在。見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七六〈內典部上·內典〉引〈鄧州晉安寺碑〉，頁1305；宋·李昉等撰，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卷四八〈地部十三·南楚諸山·黃鶴山〉引〈梁湘東王晉安寺碑〉，頁431。
- 〈68〉 像：【七】【興】「象」。
- 〈69〉 軀：【宋】【磧】「驅」。郭本以磧砂藏本為底本，但此處改驅為軀。
- 〈70〉 飛：【七】【興】一。
- 〈71〉 三：【七】【興】「二」。
- 〈72〉 螢：【七】「」。
- 〈73〉 高顯：高聳。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卷三四〈江水〉「注」：「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頁597）
- 〈74〉 須：【七】【興】【初】【再】【趙】【宮】【宋】「泊」。
- 〈75〉 便：【七】「傳」。
- 〈76〉 飛泉：噴泉。《梁書》卷五一〈何胤傳〉：「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
- 〈77〉 浪井：自然形成的井，為祥瑞的一種。南朝梁·孫柔之《瑞應圖》云：「王者清淨，則浪井出，有仙人主之。」魏·魚豢《典略》云：「浪井者，不鑿自成之井。」此二則見宋·李昉等撰，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卷八七三〈休徵部二·地·井〉，頁1030。
- 〈78〉 王：【宮】一。
- 〈79〉 雒陽：即洛陽（今中國河南省洛陽市）。關於該城沿革，參妹尾達彥著，高兵等譯，《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頁423-435。
- 〈80〉 上林園：又稱上林苑，為洛陽禁苑。隋時稱會通苑，唐時稱東都苑。武德初稱芳華苑，武則天時稱神都苑。因在宮城西側，又稱西苑。見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卷五，頁280-283。
- 〈81〉 關於隋煬帝（569-618）設翻經館事，參郭紹林，〈隋代東都洛陽的佛教內道場和翻經館〉，頁29-31。
- 〈82〉 因：此字以後，【七】缺載。

- 〈83〉 費氏錄：指隋·費長房編《歷代三寶紀》，又名《開皇三寶錄》，略稱《三寶錄》。該書卷一二記「《賢善住天子所問經》四卷，開皇十五年四月翻，沙門道密等筆受。」（T49n2034_012：0103c2）又記「《入法界經》一卷，開皇十五年七月翻，八月訖，沙門道密等筆受。」（T49n2034_012：0104a6）

參校文獻

一、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為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為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為養之。」太祖乃割宅為寺，以兒委尼，不敢召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為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沈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為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為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為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仞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T52n2104_002：0379a3-28）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釋，《水經注校釋》，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
梁·劉勰著，詹鍔義證，《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介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北齊·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唐·王勃著，清·蔣清翊註，《王子安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宋・李昉等撰，夏劍欽等校點，《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訂，《增訂唐兩京城坊考（修訂版）》，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近人論著

向達

- 1987 〈攝山佛教石刻補記〉，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470-494。

李志鴻

- 2015 〈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中華佛學研究》16：105-126。

李貞德

- 2008 《女人的中國醫療史——漢唐之間的健康照顧與性別》，臺北：三民書局。

妹尾達彥著，高兵兵等譯

- 2019 《隋唐長安與東亞比較都城史》，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

季羨林

- 1996 〈印度文學在中國〉，氏著，《季羨林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第 4 卷，頁 171-188。

林聖智主譯

- 2020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五）〈釋慧雲傳〉〉，《古今論衡》35：164-180。

姜望來

- 2011 《謠讖與北朝政治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孫昌武

- 1996 〈唐長安佛寺考〉，《唐研究》第 2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 1-50。

酒井忠夫、福井文雅

- 1990 〈什麼是道教〉，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等譯，《道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 1 卷，頁 1-24。

康樂

- 2010 〈天子與轉輪王——中國中古「王權觀」演變的一些個案〉，林富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135-216。

張弓

- 1997 《漢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張榮芳
1983 〈試論隋唐的山東與關東〉，《食貨月刊》13.1/2：45-57。
1999 〈唐代的隋史著述及其對隋的評論〉，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
《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
出版組，頁413-439。
- 郭珮君主譯
2019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三）〈釋道豐傳〉〉，《古今論衡》33：
150-154。
- 郭紹林
2006 〈隋代東都洛陽的佛教內道場和翻經館〉，《世界宗教文化》2006.4：
29-31。
- 曾堯民主譯
2021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七）〈釋慧偏傳〉〉，《古今論衡》37：
136-142。
- 道端良秀
1957 《唐代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
- 廖宜方主譯
2021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道仙傳〉〉，《古今論衡》36：
176-182。
- 劉威
2021 《中古王權與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
- 劉淑芬
2008 〈中國歷史上的舍利信仰〉，氏著，《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頁317-328。
- 樊波
2019 〈同州大興國寺沿革考〉，《文博》2019.5：108-112。
- 閻雲翔
1987 〈論印度那伽故事對中國龍王龍女故事的影響〉，郁龍餘編，《中印文
學關係源流》，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頁373-415。

網路資源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漢文大藏經 <http://tripitaka.cbeta.or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釋智隱傳〉、〈闍提斯那傳〉 主譯者：陳怡安

譯注範圍：卷 28，感通下・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譯注底本：中華書局郭紹林點校本（2016 年重印版），頁 1086-1088

隋京師經藏寺釋智隱傳二

○原文一

釋智隱，姓李氏，貝州〈1〉人，即華嚴藏公〈2〉之弟子也。自少及長，遵弘道義，慧解所傳，受無再請。而神氣俊卓，雅尚清虛，時復談吐，聽者忘倦。開皇七年，勅召大德〈3〉，與藏入京，住大興善〈4〉。通〈5〉練〈6〉《智論》〈7〉、《阿毗曇心》〈8〉及《金剛般若論》〈9〉，明其窟穴。至十六年，以解兼倫例〈10〉，須有紹隆，下勅補充講論眾主〈11〉，於經藏寺〈12〉還揚前部。

●譯文一

釋智隱，俗姓李，貝州人，即為華嚴慧藏法師的徒弟。從幼年到成年，遵奉弘揚佛法義理，聰慧地領悟（老師）所傳授的道理，學習過就不必再詢問。他的神情氣宇俊秀獨特，十分崇尚淡泊虛靜，有時與人言談談論，聽聞者忘記疲倦。開皇七年（587），（隋文帝）下敕徵召高僧，（智隱）隨同慧藏法師進入京師（長安），住錫於大興善寺。通曉熟悉《大智度論》、《阿毗曇心》及《金剛般若論》，明瞭三部論典的要旨。到了開皇十六年（596），由於講解經典兼具理例，有所繼承發揚，敕令（智隱）補任講論眾主，在經藏寺繼續弘揚前述經典。

【注釋】

- 〈1〉 貝州：北周宣政元年（578）分相州置，治所在武城縣（隋改為清河縣，在今河北清河縣城關鄉西北十二里）。隋大業初改為清河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為貝州。《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冀州·清河郡〉；《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十道郡國·河北道·貝州〉。
- 〈2〉 華嚴藏公：即釋慧藏（522-605），隋代僧人，俗姓郝，平棘（治今河北趙縣）人。十一歲出家，四十歲於鵠山（在今河北邢臺）研究華嚴，曾受北齊武成帝（561-565）之請至太極殿開闡華嚴。開皇七年（587），受隋文帝召請，為當時六大德之一。大業元年（605）十一月二十九日卒於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生平見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九〈義解篇五·釋慧藏傳〉，頁320-321；唐·法藏集，《華嚴經傳記》卷二〈講解第六上·隋西京空觀寺釋慧藏〉（T51n2073_002：0161a12-29）。

- 〈3〉 開皇七年勅召大德：開皇七年秋，隋文帝詔請太原曇遷（542-607）、洛陽慧遠（523-592）、魏郡慧藏、清河僧休（生卒年不詳）、濟陽寶鎮（生卒年不詳）、汲郡洪遵（530-608）等六位高僧及各自弟子、慕義沙門等入京，安置於大興善寺。參見《續高僧傳》卷一八〈習禪三・釋曇遷傳〉，頁 663。
- 〈4〉 大興善：大興善寺，位於陝西西安城南約 2.5 公里的小寨興善寺西街，始建於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原名「遵善寺」。隋文帝開皇二年（582），詔建大興城，敕令遷寺於新都，命為國寺。該寺曾有許多高僧住錫，並於該寺譯出諸多經典，為隋文帝時京城內最大的佛寺。大業年間（605-618），隋煬帝廣建佛寺，大興善寺作為國寺的重要性逐漸減弱。《寺塔記》記載取「大興」二字與「靖善坊」坊名一字（該寺寺址），合而名為「大興善寺」。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卷一二（T49n2034_012：0102a4-10）；唐・段成式，《寺塔記》（T51n2093_001：1022c8-9）。另參山崎宏，〈隋の大興善寺〉。另參見許凱翔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九）〈釋道密傳〉，頁 215，注 11。
- 〈5〉 通：【宮】「道」。【剛】的〈釋智隱傳〉及〈闍提斯那傳〉幾乎殘損，可校勘處僅有「捨杖而歸」之後的部分文字，以下【剛】缺漏處不再出注。
- 〈6〉 練：【七】「緒」。
- 〈7〉 智論：《大智度論》（Mahāprajñāpāramitāsāstra）的簡稱。傳為古印度時期龍樹菩薩（約三世紀）撰，梵文原本今已不存，姚秦・鳩摩羅什（344-413）譯成漢文，共百卷，主要以二諦（世俗諦、勝義諦）講說般若思想。小野玄妙編纂，《佛書解說大辭典》第 7 冊，頁 368。
- 〈8〉 阿毗曇心：可能指十六卷本的《阿毘曇心》，尊者法勝所造。前秦建元十八年（382）道安令鳩摩羅提婆首次譯成漢文，而苻堅去世（385）後僧伽提婆於洛陽再次譯出，二本今皆已佚失。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二〈新集經律論錄第一〉：「《阿毘曇心》十六卷（或十三卷，苻堅建元末於洛陽出）。」（T55n2145_002：0010c10）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三〈總括群經錄上之三〉：「《雜阿毘曇心》十三卷（第二出，與苻秦僧伽提婆等所出同本，見《僧祐錄》。房云：顯與覺賢共譯）。」（T55n2154_003：0507b10-11）湯用彤認為智隱的毘曇學，應是屬於慧嵩一志念一慧藏的系統，見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846。
- 〈9〉 金剛般若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的簡稱，共三卷，天親（Vasubandhu）菩薩造，北魏菩提流支譯。智隱曾與僧朗、法彥請慧藏講《金剛般若論》。見《續高僧傳》卷九〈義解篇五・釋慧藏傳〉，頁 321。
- 〈10〉 倫例：常規、成例。《南齊書》卷一〇〈禮志下〉：「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隋書》卷七一〈劉子翊傳〉：「禮有倫例，服以稱情。」

- 〈11〉 講論衆主：論，【初】【宮】一。隋代由官方資助的佛教弘法組織「五衆」之一的領導者。五衆分別是「大論衆主」、「講論衆主」、「涅槃衆主」、「講律衆主」、「十地衆主」。設置時間有三說：開皇十二年（592）、十六年（596）、十七年（597），以主張十六年者爲多。若本傳時間無誤，「五衆」設置時間應早於開皇十六年。《續高僧傳》卷一九〈習禪四·釋法應傳〉：「開皇十二年，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實際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頁698）另參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頁99-102；曾堯民，〈隋代佛教組織二十五衆、五衆的設置與內容〉。
- 〈12〉 經藏寺：《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皆無該寺相關記載，僧傳中亦僅有智隱爲經藏寺僧人。

○原文二

仁壽創福〈13〉，勅送舍利〈14〉于益州〈15〉之法聚寺〈16〉，寺即蜀王秀〈17〉之所造也。道適邛〈18〉蜀〈19〉，開化彌昌，傾其金貝，尋即成就。晚又奉送〈20〉，置塔葶州〈21〉，天雨異花，人得半合〈22〉，又放紫光，變爲五色。盲者來懺，欸獲雙目，捨杖而歸〈23〉，風痺等病，其例皆爾。及將下瘞，天雨銀花，放白色光，前後非一〈24〉。正入塔時，感五色雲下覆函上，重圓如蓋，大鳥六頭旋遶雲間，閉訖俱散。隱以事聞，帝大悅，付於著作〈25〉。卒於京室。

●譯文二

仁壽年間（601-604）創建福德功業，敕令（智隱）護送舍利至益州的法聚寺，該寺即是蜀王楊秀所建造。佛教傳至邛州、蜀地，弘化愈加昌盛，（楊秀）傾盡所有的金錢財貨，很快地（法聚寺）就建成了。後來（智隱）又奉命護送（舍利），在葶州建置靈塔，天空雨落奇異的花朵，人們獲得半合（的花朵），並且放出紫色的光芒，變化成五種色彩。眼盲的人前來懺悔，雙目忽然得明，捨棄手杖就回去了，患有風痺、跛足等病的人，也是同樣的情形。當要瘞埋（舍利）時，天空落下銀色的花朵，放出白色的光芒，前後（的花朵）皆不相同。正當進入塔時，感得五色雲彩向下覆蓋於舍利函上，層層圓輪如同傘蓋，有六隻大鳥在雲間盤旋環繞，（舍利函）蓋上後瑞相全都散去。智隱將此事奏聞，隋文帝十分喜悅，（將此事蹟）交付王劭（收錄）。（智隱）在京師逝世。

【注釋】

- 〈13〉 仁壽創福：依後文勅送舍利至益州法聚寺，可推知是仁壽元年（601）首次敕令諸州造立舍利塔之事。相傳隋文帝生於同州般若尼寺，由神尼智仙撫養至十三歲，並預言其將來爲王，中興佛法。隋文帝即位後，在其所經四十五州，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宮內感得舍利，遂命諸州置塔，納藏舍利。前後共有

三回敕建舍利塔：第一回爲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下詔，十月十五日正午安置舍利；第二回爲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下詔，四月八日正午安置舍利；第三回爲仁壽四年正月某日下詔，四月八日安置舍利。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參校文獻一）；隋文帝，〈隋國立舍利塔詔〉，收入道宣撰，《廣弘明集》卷一七（參校文獻二）；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參校文獻三）。另參閱大島幸代、萬納惠介，〈隋仁壽舍利塔研究序說〉、許凱翔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九）〈釋道密傳〉〉，頁216-217，注15。

- 〈14〉 舍利：梵語 śarīra 的音譯，意爲遺骨。在佛教中，專指佛或聖人的遺骨，收奉於寶瓶中，並建塔供奉。《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佛既謝世，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驗，胡言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寶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宮宇，謂爲『塔』。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另參閱許凱翔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九）〈釋道密傳〉〉，頁217，注16。
- 〈15〉 益州：原爲西漢十三州刺史部之一，東漢後轄境日漸縮小，從西晉至北周多所分置。隋大業三年（607）改爲蜀郡，唐武德元年（618）復爲益州，轄境僅限今四川成都市周圍數縣。《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梁州·蜀郡〉；《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十道郡國·劍南道·成都府〉。
- 〈16〉 法聚寺：關於此寺的情況不見於其他史料，據本傳記載爲蜀王楊秀所建，似爲隋唐時期爲四川佛教的重要寺院。有關該寺起塔的瑞相記載頗多。隋·王邵，〈舍利感應記〉，收入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益州於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T52n2103_017：0216b11-12）
- 〈17〉 蜀王秀：即楊秀（570-618），隋文帝第四子，開皇元年（581）徙封於蜀，後貶爲庶人。生平見《北史》卷七一〈隋宗室諸王·文帝四王·庶人秀傳〉；《隋書》卷四五〈文四子·庶人秀傳〉。
- 〈18〉 邛：【七】【興】【磧】「印」，【初】【再】【趙】「邛」，【宮】「即」，【宋】「印」。【郭】依【再】【趙】校改爲「邛」，「邛」爲「邛」的訛字，故沿用【郭】本。可能泛指四川地區，又疑指邛州，南朝梁置，隋大業二年（606）廢，唐武德元年（618）復置，治依政縣（今四川邛崃東南）。轄境相當今四川邛崃、大邑、蒲江等地。《隋書》卷二九〈地理志上·梁州·臨邛郡〉；《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十道郡國·劍南道·邛州上〉。

- 〈19〉 蜀：四川地區的別稱，四川西部古時為蜀國，秦置蜀郡，三國時建蜀漢。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頁 2694。
- 〈20〉 晚又奉送：應為隋文帝第三回敕送舍利，亦即仁壽四年（604）時。
- 〈21〉 莘州：莘，【七】「花」，【興】「華」。莘州，隋開皇十六年（596）分置，治所在清邑縣（今山東莘縣）。大業元年（605）廢。唐武德五年（622）復置莘州。《隋書》卷二五〈地理志中·兗州·武陽郡〉；《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二·十道郡國·河北道·魏州雄·莘〉。
- 〈22〉 合：容量單位。開皇年間與大業年間的公制有所不同，前者一合約為 60 毫升，後者約為 20 毫升。《漢書》卷二一上〈律曆志上〉：「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粟。合龠為合，十合為升。」
- 〈23〉 歸：【興】【初】【趙】「皈」。
- 〈24〉 一：【七】一。
- 〈25〉 付於著作：隋文帝曾敕令官員撰寫《旌異傳》記錄靈應的事跡。隋代史官，亦常投其所好，載錄口傳的感應事蹟，較為著名者如王劭撰寫之《舍利感應記》、《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以及秀才儒林郎侯白（字君素）奉敕撰《旌異傳》二十卷等。本處「付於著作」可能是指隋文帝敕令撰寫的靈應傳。另外，王劭擔任著作郎近二十年，亦可能是指將此事蹟交付王劭紀錄。白話譯文採後者。《續高僧傳》卷二〈譯經篇二·釋彥琮傳〉：「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為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頁 51）《隋書》卷六九〈王劭傳〉：「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招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續高僧傳》卷二〈譯經篇二·達摩笈多傳〉：「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敘感應，……白，字君素，本相鄴人也，識敏機對，揖崇臺省。」（頁 46）

隋中天竺國沙門闍提斯那傳三

○原文一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1〉摩竭提國〈2〉，學兼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圻〈3〉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4〉，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5〉，起舍利塔〈6〉。」彼國君臣欣感喜〈7〉瑞，相慶希有，乃募〈8〉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9〉，並出〈10〉王府〈11〉。路遠〈12〉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宮〈13〉，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行途九載，方達東夏〈14〉。正逢天子感得舍利，諸州起塔，天祥下降，地瑞上騰，前後靈〈15〉感，將有數百〈16〉，闍〈17〉國稱慶，佛法再隆〈18〉。

●譯文一

闍提斯那，住在中印度摩竭提國，學問兼及各類經、律、論典，術數方技與秀異才能，通曉人情世故。因為其母國突然大地震動崩裂，開裂的地方深不見底，在崩裂處的側邊得到一通石碑，碑文寫道：「東方震旦，有國家名為大隋，都城名為大興，國王名為堅，有意發揚佛法僧三寶，興建舍利塔。」他們國家的君王臣民對於吉祥徵兆的感應都感到喜悅，相互慶賀殊勝之事，於是招募僧、俗五十多人尋訪靈瑞之相。起初出發的祖餞送行，全都出自國王府庫。路途遙遠，遭遇賊人掠奪，所有準備饋贈的物品被掃蕩殆盡，只剩幾個人逃跑流竄到達這裡。從仁壽二年（602）抵達仁壽宮，推測最初地震崩裂得到石碑的時間，相當於此地的開皇十四年（594），旅途費時九年，才到達東方華夏之國。恰好遇上天子感應獲得舍利，各州建塔，天上的祥瑞降下，地面的瑞應飛昇騰躍，前後感得的靈應，將近有數百，全國人民讚揚歡慶，佛法再次隆盛。

【注釋】

- 〈1〉 中天竺：「天竺」源於梵文 Sindhu，本意為河流，舊云身毒或賢豆，後統一為印度。「天竺」一語始見於《後漢書·西域傳》。中天竺，又譯作中洲、中國（Madhyadeśa），為印度傳統地理分區的「五印度」之一，佛教聖地多位於該處。唐·玄奘、唐·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頁 161-165。
- 〈2〉 摩竭提國：梵文、巴利文皆為 Magadha，為古印度十六大國之一。約相當於今日印度比哈爾邦的巴特那（Patna）、伽耶（Gayā）。五至七世紀時的政權為笈多王朝。唐·玄奘、唐·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頁 620。
- 〈3〉 圻：【七】「圻」，【興】「圻」，【宋】【磧】【郭】「岸」。「圻」為日本漢字；「圻」為「垠」異體字，疑原同【初】【再】【宮】「圻」字。【郭】僅說明【再】用字之異。「圻」為裂痕之意，在佛典中偶可見該字用例，諸如《妙法蓮華經》卷二：「牆壁圻圻」（T09n0262_002：0013c21）、《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六：「屋宇悉圻

坼」(T13n0397_056:0379b07)、《正法念處經》卷五八：「其手堅澁，皴裂坼坼」(T17n0721_058:0340b22-23)等，故本處據【初】【再】【宮】校改。

- 〈4〉震旦：古代印度稱中國為震旦。唐·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二〈新譯大方廣佛花嚴經音義卷中·諸菩薩住處品〉：「震旦國（或曰支那，亦云真丹，此翻為思惟，以其國人多所思慮、多所計詐，故以為名，即今此漢國是也。）」(T54n2128_022:0447c2)
- 〈5〉三寶：trīṇi ratnāni/ratna-traya，指開悟的聖者——「佛（Buddha）」、其所教授的「法（Dharma）」、依其教法修行的集團「僧（saṅgha）」——三種寶，係構成佛教的三個最重要元素，歸依三寶是作為佛教徒最基本的條件。中村元，《佛教語大辭典》，頁487-488。
- 〈6〉舍利塔：印度傳統轉輪聖王葬儀的最後階段為撿拾遺骨並安置於塔中，釋迦佛的葬儀亦延用該葬儀。相傳釋迦佛遺體火化後，其遺骨被分成八份，建立了八座舍利塔。其後阿育王（約304-232 BC）又打開舍利塔，取出舍利，造八萬四千塔，將舍利廣布於世。舍利塔因而成為佛法住世、興盛的象徵。杉本卓洲，《インド仏塔の研究：仏塔崇拝の生成と基盤》，頁297-329。
- 〈7〉喜：【再】【宮】【宋】【磧】【郭】「嘉」。茲據【七】【興】【初】【趙】校改。
- 〈8〉募：【七】【興】「莫」，【宮】【宋】【磧】「慕」。【郭】逕作「募」字而未出校。
- 〈9〉祖送：祖餞送行。《後漢書》卷四二〈光武十王傳·東平憲王蒼〉：「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
- 〈10〉出：【剛】—。
- 〈11〉王府：帝王收藏財物的府庫。《魏書》卷一一〇〈食貨志〉：「自魏德既廣，西域、東夷貢其珍物，充於王府。」
- 〈12〉遠：【磧】【郭】「逢」。茲據【七】【興】【初】【再】【趙】【宮】【宋】校改。
- 〈13〉仁壽宮：舊址位於今陝西省麟遊縣，距西安160公里。開皇十三年（593）二月，隋文帝下詔營建，開皇十五年（595）三月建成，為隋代最著名的一處離宮。隋文帝經常至該處避暑，且每次停留時日往往達半年以上，為當時重要的政治中心。隋亡國後，仁壽宮也隨之毀廢。唐太宗時復建，改名為九成宮。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隋仁壽宮·唐九成宮：考古發掘報告》，頁2-3。
- 〈14〉夏：最初為中國古部族名，相沿用為中國人的稱呼，也泛指中國。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夏，中國之人也。以別於北方狄、東北貉、南方蠻閩、西方羌、西南焦僥、東方夷也。」（頁235）

〈15〉 靈：【七】「雲」。

〈16〉 數百：【宮】【宋】「百數」。

〈17〉 闔：【剛】【七】【宮】「合」。

〈18〉 隆：【磧】「降」，【郭】據【興】【趙】【再】校改。

○原文二

有司以事奏聞，帝以事符大夏，陳迹東華，美其遠度，疑是證
〈19〉聖，引入大寶殿〈20〉，躬屈四指〈21〉，顧問群僚：「解朕意不？」僉皆莫委。因問斯那，又「解意不？」答曰〈22〉：「檀越意謂貧道爲第四果〈23〉人耶〈24〉？實非是也。」帝甚異之，乃置于別館，供給華重〈25〉。

●譯文二

官員將此事上奏稟報，隋文帝認爲事蹟與華夏之事相符，（闍提斯那）行跡達到東方的中土，讚賞他遠道而來，懷疑他是證悟的聖人，召引進入大寶殿，彎曲四根手指，環視衆臣僚問道：「明白我的意思嗎？」衆人都不知道。因此詢問闍提斯那，再次說道「明白意思嗎？」（闍提斯那）回答道：「施主的意思是貧道爲證得四果阿羅漢者嗎？其實並非如此。」隋文帝非常驚異，於是將他安置在客館，供奉華貴之物。

【注釋】

〈19〉 證：【七】【興】【宮】【宋】【磧】「登」。【郭】據【趙】【再】校改。

〈20〉 大寶殿：隋仁壽宮內寢殿。據傳該殿後方曾在文獻皇后（544-602）崩殂後出現神光，而隋文帝亦在此病逝。《隋書》卷六九〈王劭傳〉「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隋書》卷二〈高祖紀下〉：「丁未，崩於大寶殿，時年六十四。」

〈21〉 屈四指：屈，【剛】「握」。屈指數目代表該僧人修行所證得的果位，屈四指代表證得第四果。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慧峰傳〉〉，頁185，注16。

〈22〉 曰：【七】一。

〈23〉 四果：指沙門成就的第四個果位，阿羅漢（arahatta）果。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慧峰傳〉〉，頁185，注18。

〈24〉 耶：【七】【興】「邪」。

〈25〉 給華重：【剛】「經異本」+；重，【初】【趙】【宋】【磧】一，【宮】「嚴」。【郭】據【興】【再】校補。本句語意不明，由【剛】可見寫本時期便有二種版本，可能是指供給經典，亦可能是華貴的事物，尙難論斷。

○原文三

膳夫〈26〉以酒酵和麵，擬爲餅調，候時不起，因以問那，答曰：「此不合食〈27〉。」使用水澆煮之，與常酵者不異。

●譯文三

廚師用酒酵揉合麵糰，預計和成麵餅，經過許久都沒有發麵，於是就詢問闍提斯那，回答道：「這不合乎食用（的規矩）。」就改用水和麵製餅烹煮，和平常發酵者沒有差異。

【注釋】

〈26〉 夫：【磧】「去」。【郭】據【興】【趙】【再】校改。

〈27〉 不合食：古印度普遍認爲飲酒會產生許多弊病，佛教在制戒時將其制於五戒之末。與酒相關的食品，佛教徒也都認爲不該食用。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卷一六〈九十單提法之六〉：「凡飲酒者有十過失。何等十？一者、顏色惡；二者、少力；三者、眼視不明；四者、現瞋恚相；五者、壞田業資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鬪訟；八者、無名稱惡名流布；九者、智慧減少；十者、身壞命終墮三惡道。」（T22n1428_016：0672a16-21）另參杉本卓洲，〈飲酒戒考〉。

○原文四

上問：「今造靈塔，遍〈28〉於諸州。曹〈29〉、陝〈30〉二州，特多祥瑞〈31〉，誰所致耶〈32〉？」答曰：「陝州現樹〈33〉，地藏菩薩〈34〉；曹州光華〈35〉，虛空藏〈36〉也。」又問：「天華〈37〉何似〈38〉？」答曰：「似薄雲母〈39〉，或飛不委地，雖委地而光明奇勝。」帝密以好雲母及所〈40〉獻天華各一箱用示諸人，無有別〈41〉者。恰以問那，那識天花而〈42〉退雲母。

●譯文四

皇上問道：「現今建造的靈塔，廣佈於各州。曹州、陝州二地，特別多吉祥的瑞相，是誰導致的嗎？」回答道：「陝州出現樹形，是地藏菩薩的緣故；曹州光花，是虛空藏的緣故。」又問道：「天花與何物相像？」回答道：「如同輕薄的雲母，有時飄飛空中不落地，即使掉落地面也發出殊勝的光芒。」隋文帝秘密地將品質優良的雲母和獻供的天花各一箱，向衆人展示，沒有可以分辨的人。正好用來詢問闍提斯那，闍提斯那認出天花，並將雲母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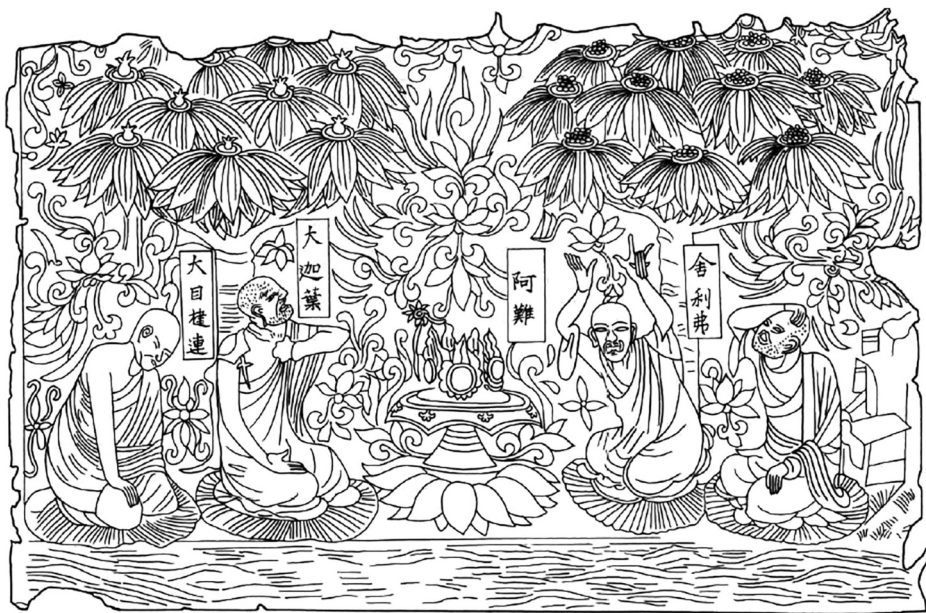
【注釋】

〈28〉 遍：【七】一。

〈29〉 曹：曹州，北周改西兗州置，治所在左城縣（隋改濟陰縣，在今山東曹縣西北六十里）。隋大業初改濟陰郡。唐武德四年（621）復爲曹州。轄境相當今山東

荷澤市及定陶、成武、東明和河南民權等市、縣地。《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豫州·濟陰郡〉；《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十道郡國·河南道·曹州上〉。

- 〈30〉 陝：陝州，北魏太和十一年（487）置，治所在北陝縣（北周改為陝縣，治今陝縣西南）。轄境相當今河南三門峽、陝縣、洛寧、澠池、靈寶及山西運城、平陸、芮城等市、縣地。太和十八年（494）廢。東魏天平初復置。隋大業初廢，唐武德元年（618）復置。《隋書》卷三〇〈地理志中·豫州·河南郡〉；《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一·十道郡國·河南道·陝州大都督府〉。
- 〈31〉 特多祥瑞：特，【七】【興】「時」。曹州、陝州出現特別多的靈瑞，見參校文獻三。
- 〈32〉 耶：【七】【興】「邪」。
- 〈33〉 陝州現樹：陝州舍利是第二回仁壽二年由法朗所送，在《續高僧傳·釋法朗傳》記述陝州「現樹」的瑞相有花樹與雙樹二種，其中的雙樹係為佛涅槃時的娑羅雙樹。除了陝州外，濟州、曹州亦有「現樹」的記載。京城內勝光寺僧曾將陝州變現的娑羅雙樹瑞相刻劃在舍利石函上，並成為之後舍利石函刻飾的重要底本，廣泛流傳。現存一九六九年出土仁壽四年（604）神德寺石函四面線刻有雙樹，北面線刻有四弟子悲傷的樣子（參見圖一），學界目前認為即是受到「陝州現樹」瑞相的影響。參見《續高僧傳》卷二八〈釋法朗傳〉、〈釋明馭傳〉、〈釋法楷傳〉，頁1108-1109, 1119, 1124-1125；隋·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佛德篇第三之三〉（T52n2103_017：0220a7-b4）；楊效俊，〈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為中心〉，頁80-84；冉萬里，〈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頁42-44, 55-56。



圖一：仁壽四年（604）神德寺石函函座北面線描圖

（引自：楊效俊，〈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為中心〉，圖二）

- 〈34〉 地藏菩薩：梵文 Kṣitigarbha，意為萬物藏育於大地。地藏菩薩的信仰始於北涼。三階教重視的《大方廣十輪經》中闡述有末法思想和地藏信仰，故有學者推斷隋代的地藏信仰應與當時興起的三階教有關。王惠民，〈地藏圖像〉，頁162-242。
- 〈35〉 曹州光華：曹州舍利的敕送時間為仁壽二年，由法楷所送，在隋·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有更為詳盡的描述。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佛德篇第三之三〉：「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於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華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化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巳時，漆龕板後娑羅雙蓮華影佛像、衆僧、師子形等。午時，塔上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甲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鑪等形容。金佛像現，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鑪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恒聞。」
 (T52n2103_017:0218a1-15)
- 〈36〉 虛空藏：梵文 Ākāśa-garbha，Ākāśa 意為天空、虛空，garbha 則為胎藏的意思，虛空藏指藏於無窮無盡虛、不可破壞的空中之法寶。在中國唐代以前較少成為獨立的信仰。唐·一行記，《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卷一一〈悉地出現品第六〉：「如虛空不可破壞、一切無能勝者，故名虛空等力。又藏者，如人有大寶藏施所欲者，自在取之，不受貧乏。如來虛空之藏亦復如是，一切利樂衆生事，皆從中出無量法寶，自在受用而無窮竭相，名虛空藏也。」
 (T39n1796_011:0696c29-0697a5)
- 〈37〉 天華：亦作「天花」，自天而降的花朵，是佛經中十分常見的祥瑞，比較著名的例子如：《妙法蓮華經》諸天散華（T09n0262_002:0012a14-15、T09n0262_003:0023b3-4），以及《維摩詰所說經》天女散天華、菩薩不著等（T14n0475_002:0547c23-0548a6）。除本傳所述天花外貌如雲母之外，其特徵普遍被認為是變化萬千的，如武平六年（575）〈北齊都邑師道興造像記〉所云：「天花雜狀，尋形叵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登錄號：23098、23099）。
- 〈38〉 似：【七】【興】「寺」。

- 〈39〉 雲母：雲母（mica）是一種造岩礦物，可剝離成無限薄之薄片，類似於玻璃，或變成粉末，具有裝飾用途。《晉書》卷二五〈輿服志·中朝大駕鹵簿〉：「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在墓葬中也可見雲母，尤其是北周田弘墓出土者，表面花紋貼有剪金箔，似乎有意表現為天花（參見圖二）。原州聯合考古隊編著，《北周田弘墓》，頁205-209。



圖二：北周田弘墓出土雲母殘片（引自：原州聯合考古隊編著，《北周田弘墓》，彩圖 41）

- 〈40〉 所：【七】一。
- 〈41〉 別：【七】【興】一。
- 〈42〉 而：【七】【興】一。

○原文五

及獻后〈43〉云崩，空發樂音，并感〈44〉異香。具以問由，答曰：「西方淨土名阿彌陀〈45〉，皇后往生，故致諸天迎彼生也〈46〉。」帝奇其識鑒〈47〉，賜綿絹〈48〉二千餘段，辭而不受，因強〈49〉之，乃用散諸福地〈50〉。見《感應傳》〈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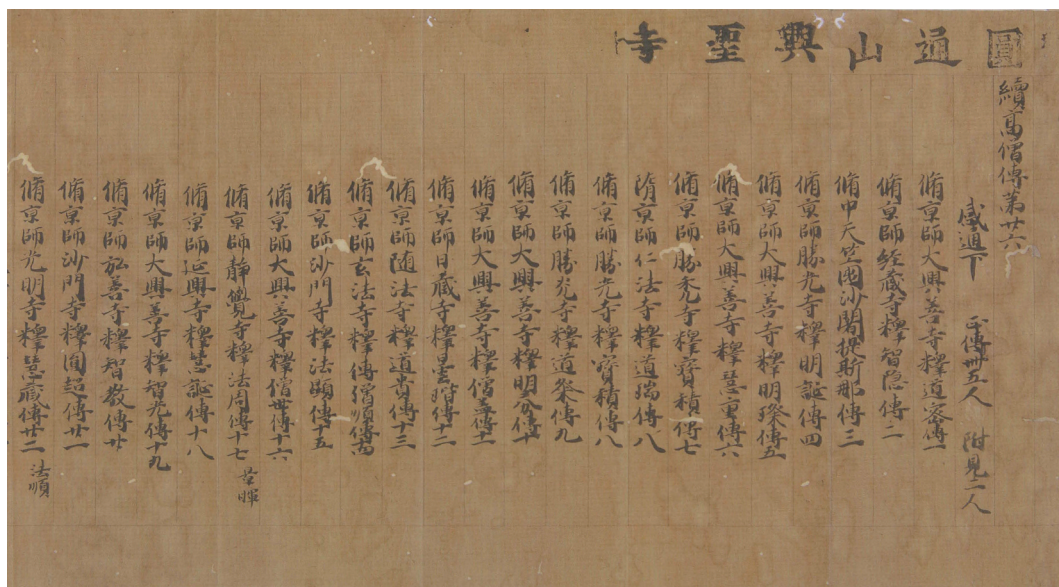
●譯文五

待至文獻皇后過世時，空中發出音樂，並感得神異的香氣。詳細地描述並問（闍提斯那）其緣由，回答道：「西方淨土名為阿彌陀，皇后往生，因此引致諸多天人接迎她化生。」隋文帝驚異於他的識鑒，賞賜綿絹二千多段，（闍提斯那）推辭不願接受，由於（隋文帝）堅持，於是（闍提斯那）將（綿絹）布施到各個佛教聖地、寺院。（相關記述可）參見《感應傳》。

【注釋】

- 〈43〉 獻后：文獻皇后（544-602），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十四歲與楊堅結為夫妻，楊堅誓無異生之子。楊堅登基後，立其為后。仁壽二年八月逝世。文獻皇后過世後，隋文帝造禪定寺為其追薦冥福。生平見《北史》卷一四〈后妃傳下·隋·文獻皇后獨孤氏〉；《隋書》卷三六〈后妃傳·文獻獨孤皇后〉。建寺事見《續高僧傳》卷一八〈習禪三·釋曇遷傳〉：「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闔等宮闕林園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頁666）
- 〈44〉 感：【興】「滅」。

- 〈45〉 阿彌陀：源自梵文 Amitāyus（無量壽）、Amitābha（無量光）二種用語，為十方淨土之一西方極樂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十方淨土是大乘佛教的內容，是相對於穢惡的此土而存在的。隋代彌陀信仰，經過智顗（538-597）、慧遠（523-592）、道綽（562-645）等僧人之弘揚，成為當時流行的佛教信仰。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491-503, 759-872；陳敏齡，《中國的彌陀論》，頁 13-14, 45-46；藍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論》，頁 141-142。
- 〈46〉 諸天迎彼生也：《隋書》卷六九〈王劭傳〉與《北史》卷三五〈王劭傳〉也有記載文獻皇后往生的事蹟。《隋書》有云：「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
- 〈47〉 識鑒：能夠知人論世，鑒別是非，賞識人材。《晉書》卷七四〈桓彝傳〉：「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
- 〈48〉 絹：【七】「綿」。
- 〈49〉 強：【剛】【七】【興】「緣」。
- 〈50〉 福地：原指神仙居住之處，佛經中指佛教的聖蹟或寺院等。《續高僧傳》卷三〈譯經篇三・釋慧淨傳〉：「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頁 81）
- 〈51〉 感應傳：可能係指隋文帝敕令撰寫的《旌異傳》，或是由史官王劭等編纂的《舍利瑞圖經》、《國家祥瑞錄》、《舍利感應記》一類載錄感應事蹟的傳記。參見陳怡安主譯，《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九）〈釋智隱傳〉，頁 231，注 25。



興聖寺藏《續高僧傳》卷二六

參校文獻

一、唐·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乙，〈隋兩帝重佛宗法俱受歸戒事〉

案隋著作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

有神尼者，名曰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上失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以兒委尼，不敢召問。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遑墮地。尼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

及年七歲，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興之。」尼沈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

及登位後，每顧群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鍾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

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宮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置銘勒，隱于地府。咸發神瑞，充仞目前。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

(T52n2104_002:0379a3-28)

二、隋文帝，〈隋國立舍利塔詔〉（自注一十六州等），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七，〈佛德篇第三之三〉

岐州鳳泉寺 雍州仙遊寺 嵩州嵩岳寺 秦州岱岳寺 華州思覺寺 衡州衡岳寺 定州恒岳寺 廓州連雲岳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會稽山寺 同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蘇州虎丘山寺 涇州大興國寺 并州無量壽寺 隋州 益州 秦州 楊州 鄭州 青州 亳州 汝州 瓜州 番州 桂州 交州 相州大慈寺 襄州大興國寺 蔣州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

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

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爲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刹，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息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T52n2103_017：0213a21-b24）

三、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振旦神州佛舍利感通序〉

隋高祖昔在龍潛，有神尼智仙，無何而至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爲普天慈父，重興佛法，神明還來。」後周氏果滅佛法，及隋受命，常以爲言。又昔有婆羅門僧，詣宅出一裏舍利曰：「檀越好心，故留供養。」尋爾不知所在。帝曰：「我興由佛，故於天下立塔，并置神尼像焉。又於京師法界寺，造連基浮圖，下安舍利。」開皇十五年秋夜，神光自基上遶露盤，赫若冶焰，一旬內四如之。帝於仁壽宮，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宮之仁壽殿，降生日也。帝於此日追惟永往，報父母恩，延諸沙門與論至道，欲於海內清靜處三十所建塔。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令使現在、未來俱爲利益。宜請沙門三十人，解法相、堪宣導者，各將侍者散官分道，送舍利於諸州，起塔盡州。現僧爲朕及皇后、太子、諸王、官人、民庶、幽顯生靈，七日行道懺悔打刹。布施限以十文，以供塔用，不充役丁用正庫物。其刺史以下常務停七日，專知塔事。同至十月十五日正午入函，一時起塔。」帝以起塔之旦，左京大興殿，西執珽而立延佛像，沙門三百六十人上殿，左右密數三度常贖一人。帝見異僧披褐色覆膊，語左右曰：「勿驚置之。」及行道散，不復見。帝曰：「今佛法重興，立舍利塔必有感應。果如言矣。」

……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晦冥，將下日朗，掩已便暗。

……

王公百官以舍利應感非一，拜表奉賀。時有詔曰：「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生，朕所以至心迴向，思崇勝業，普及幽顯，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垂慈，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得未曾有。斯寔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表悚敬彌深，今眞形舍利猶有，可依前式分送海內五十三州，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稟識含靈同登妙果。」

仁壽三年正月復分布舍利五十三州，至四月八日同午時下，其州如左。

……顯州 曹州光變最多。……陝州前後十一度現瑞。（T52n2106_001：0411b24-0412c20）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北齊都邑師道興造像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登錄號：23098、23099。
- 唐・玄奘、唐・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
- 北宋・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清・徐松撰，張穆校補，《唐兩京城坊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

近人論著

- 大島幸代、萬納惠介
2012 〈隋仁壽舍利塔研究序說〉，《奈良美術研究》12：85-113。
- 小野玄妙編纂
1933-1936 《佛書解說大辭典》，東京：大東出版。
- 山崎宏
1967 〈隋の大興善寺〉，氏著，《隋唐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頁45-64。
- 中村元
1975 《佛教語大辭典》，東京：東京書籍。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2008 《隋仁壽宮・唐九成宮：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惠民
2016 〈地藏圖像〉，氏著，《敦煌佛教圖像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頁162-242。
- 冉萬里
2013 《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 史爲樂主編
2005 《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杉本卓洲

1984 《インド仏塔の研究：仏塔崇拝の生成と基盤》，京都：平樂寺書店。

1985 〈飲酒戒考〉，《金沢大学文学部論集・行動科学科篇》5：77-93。

原州聯合考古隊編著

2009 《北周田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陳怡安主譯

2021 〈《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六）〈釋慧峰傳〉〉，《古今論衡》36：183-185。

陳敏齡

2003 《中國的彌陀論》，臺北：法爾出版社。

湯用彤

1998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曾堯民

2013 〈隋代佛教組織二十五衆、五衆的設置與內容〉，《興大歷史學報》27：1-27。

楊效俊

2015 〈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爲中心〉，《考古與文物》2015.5：80-87。

藍吉富

1998 《隋代佛教史述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釋印順

1994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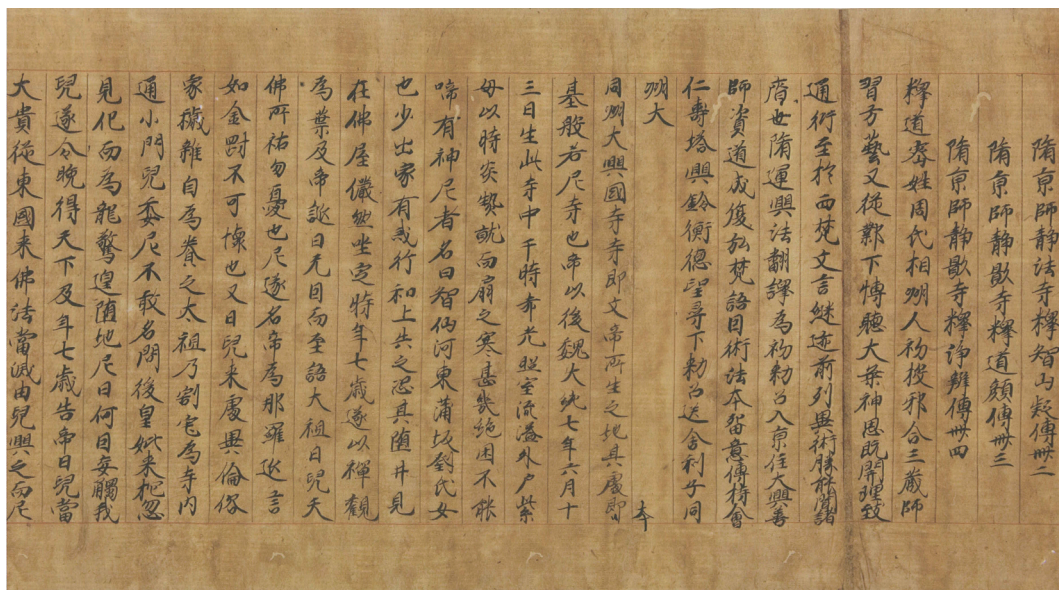
網路資源

中文百科在線 <http://www.zwb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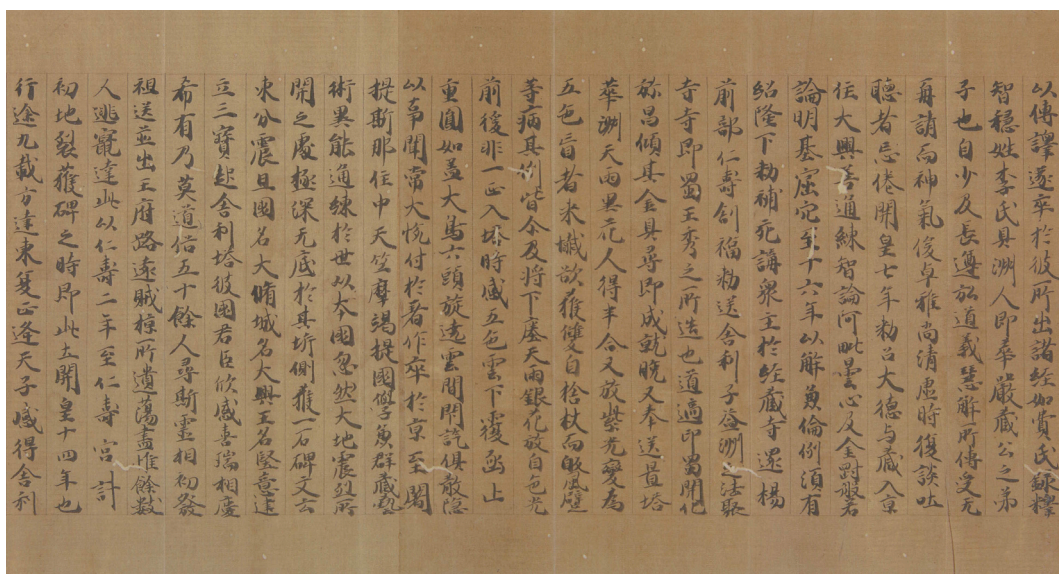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漢文大藏經 <http://tripitaka.cbeta.org>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七寺藏《續高僧傳》卷二六〈釋道密傳〉



興聖寺藏《續高僧傳》卷二六〈釋智隱傳〉、〈闍提斯那傳〉